

人文齐鲁

*忆海拾珠

作家黎汝清二三事

当记者提到有些青年人已经不知道他的作品时,他笑着说,这是正常的,他并不觉得自己会“名留青史”,也并不认为“名留青史”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活过一生,就无愧一生。

□邵勇胜

黎汝清同志,原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学创作办公室主任,老家是山东博兴。近读《作家文摘》,载有介绍著名作家黎汝清同志的文章,文字很短,说他已经离休,但还像以前一样最爱看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的军事频道。当记者提到有些青年人已经不知道他的作品时,他笑着说,这是正常的,他并不觉得自己会“名留青史”,也并不认为“名留青史”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活过一生,就无愧一生。

黎汝清同志著述甚丰,主要的长篇有《海岛女民兵》、《叶秋红》、《皖南事变》、《湘江之战》、《丛林战争》等,著作有几百万字。

当读到上面的那篇文章,我又情不自禁地回忆起30多年前与黎汝清同志的一段交往。

大概是1979年夏季,黎汝清

同志因事去济南,我陪同高雁雪同志从济南接他来惠民地区(今滨州市)住了几天。他给全区的重点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几百人作了报告,他讲话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把文学创作这门深奥的学问,用生活化的语言表达出来,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时间两小时有余。他始终声音洪亮,但滴水未沾,后来我问他,黎汝清同志说:习惯了。他的讲话稿,经过整理,发表在地区文化局创办的《渤海》杂志上。

雁雪和我还陪他到老家博兴县庞家乡黎寨村看了看,记得正是雨后天晴的日子,村头的湾里泡着一群光腴小孩子,看到一辆吉普车驶进村里,他们都在湾边光着身子惊奇地东张西望。黎汝清同志说:一进村子,见此情景,便回忆起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因那时还是人民公社时期,说实话,乡村里还没有多少变化,街道两边都是土坯盖的平房,道路坑坑洼洼,因刚下过雨,地面也有些泥泞。

黎汝清刚走进家门,乡亲们便挤满了院子。人声嘈杂,问好声不断,因为盛夏,光着膀子的人也不少,他们不习惯握手,但那股热乎劲几乎把黎汝清抬了起来,特别是小时的伙伴和同龄人。热闹了一阵后,黎汝清回到屋子里和亲人说了不少的话,他没有在家中吃饭,我们便离开了黎寨村。

因为那是1979年的事情,群众的住房和穿戴,包括屋子里的摆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夕,是曙光的微亮,春雷滚滚的响声即将到来。

在路上交谈时,他非常欣赏家乡的马路(指张北路)。他说:在



1979年6月黎汝清向滨州作者们作报告。

江南,我还没有见到这样宽阔、平整而又质量上乘的柏油路。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正是故乡新麦上场,稻浪滚滚,枣花香浓的时候,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1979年,生产队还没有实行个体承包责任制,但那场伟大的变革,已经在孕育,在萌动,在破土而出……

在博兴县曹王公社,正在那里驻村的他的同学高德明同志,听说他的到来,还特地自备名酒佳肴宴请了他。但任凭乡亲好友怎样热情劝说,黎汝清同志还是滴酒未饮,他几次起身合掌致谢,并说:也是几十年养成的老习惯了,很难从命。黎汝清同志只好以茶代酒,饮酒饮茶并不重要,客人的确被一片亲情和乡音包围着,敬酒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连连不断。这是在生他养他的渤海大平原上接受宴请。酒宴结束时,从情绪从神态上,饮酒饮茶者似乎都有点醉意了。

*童年游戏

藏蒙

□李春波

藏蒙,也就是“捉迷藏”。藏蒙,是一项群体娱乐项目,其中有一个人要先蒙着眼睛,等其他人也都藏起来了,他再揭掉蒙眼的东西,四处搜寻藏身的人。究竟让谁先当蒙眼的人呢?

我们小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抽槐叶”——假若是五个人玩,就劈五片槐树叶,把其中一片的叶瓣撸掉,跟其他四片合并在一起,由一个人两手捧着,只露出五个叶



柄的蒂把儿,让每个人来抽,谁抽着那个没有叶瓣儿的,谁就先蒙上眼睛。

玩这个游戏时,如果是女孩子,一般要用围巾把双眼蒙起

来,如果是小男孩儿,一般就把头上的棉帽子倒过来扣在眼上;其他三五个不等的伙伴,则分别藏身隐形,等候蒙眼的人去找。为了不被人找到,他们或者贴在

大树背面,或者藏在猪圈牛棚里,或者躲在墙角旮旯处……有些胆小的怕暴露了自己,越是提心吊胆,越会弄出声响,反而特别容易暴露目标。蒙眼人大喊几声:“藏好了没有?”如果没有回答的,就立刻撤掉蒙在眼上的东西,像侦察兵一样四处搜寻藏身的人。如果其中有一个被找到了,找的人就在附近大喊一声,让其他那些人自动出来,然后再由第一个被找到的人充当蒙眼人……如此循环往复。

玩这个游戏的,不是低龄儿童就是女孩子。这样的游戏,纵然有藏身的技巧,有未被找到的侥幸,还有发现目标以后的成功喜悦,但是在我看来,它不易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能力,不够刺激,是游戏中的小儿科,所以我对这项游戏一直兴趣不浓。

民俗大看台
开张

【开篇语】近年来,民俗文化勃兴,与民俗相关的话题越来越为社会关注,而且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齐鲁文化底蕴深厚,尤其是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和代表性。然而,民俗文化的范畴如何界定?民俗文化的价值意义究竟何在?如何科学地保护、开发、传承我们优秀的民俗文化?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基于此,本报与山东省民俗学会合作推出“民俗大看台”栏目,重点关注节令习俗、人生礼俗、民俗掌故、非遗动态等方面的民俗。今天我们推出一篇介绍章丘民间过“半年”的文章,对当今很多久居城市的人来说,这还是个相对陌生的“节令习俗”。



□王绍忠

家乡有俗语曰:“初一和十五,都是吉祥日;不是拜神龙,就是祭先祖。”

六月初一早饭过后,俺全家人便动手忙碌起来。侄媳打扫院落,我家属在树荫下摆上供桌,母亲随即端来“四鲜四干”:西瓜、蜜桃、甜杏、葡萄和口酥、鸡蛋糕、千层饼、馅面包。父亲则点燃三炷香,朝着东北方向(先祖坟地),虔诚地作上三个揖,再把香插到香炉里,表示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半年”。

这时,厨房里锅碗瓢盆交响曲也开始演奏,一阵刀剁案板声响过之后,摆席必备的“四大件”便端上了堂屋的餐桌,有炖乌鸡、

糖醋鱼、肘子、炸丸子。妯娌们则在白案板上各显身手,用新麦粉(俗称“尝新”)包素、素两样馅的水饺,母亲则先煮了两碗摆到供桌上。晌午放学了,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进门先燃放两挂“千头鞭”,随后庆丰宴便分老幼两桌开始了。扑鼻的火药味,诱人的菜香味,让阖家似乎闻到了喜庆欢乐的年味儿。祖父边饮酒边慢悠悠地说起过“半年”的来历——

清朝光绪年间,时值五月初暑,瘟疫蔓延,坡里新坟成片。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便到圣泉寺摆供祭祀,向住寺住持领教祛瘟之法,回答曰:“瘟疫猖狂,无需惊慌;过年之后,不治自亡。”于是,聪明的先人便提前于农历六月初一忙年过节。果真,当晚便下了一

场透地雨,天凉气爽,瘟疫便于次日消遁。此后,各村过“半年”的习俗便流传下来……祖父讲罢,大家也吃完了团圆饺子,二老便到供桌前焚纸祭祀,分发“钱粮”,跪地叩首,表达孝敬之情。

俗语说:“隔山隔河不同俗,十里八村改规矩。”在章丘北五镇高官寨一带,过“半年”这天,各家各户都赶着毛驴接闺女、请女婿,晌午吃新面饼,走时再带上新出笼的新馍,意在显耀丰收。

在南五镇垛庄一带,六月初一则请来道士诵经,在村中十字路口摆设供桌,村民自觉地敛收新麦换来水果、点心、香烛、雨伞,临近晌午,村民都齐聚供桌前跪地磕头,祭拜“雹神”,以求岁月安顺祥和,免遭雹灾。

在(胶济)铁道以南的周家庄一带,是六月二十过“半年”,也叫“分龙节”。传说这天龙宫的龙王分配龙崽到各地主持一方雨水,若分到一条勤快之龙,六月二十这天必然降雨。所以,村民在这天过节祭拜龙王,祈求分来一条“勤龙”,到时风调雨顺,年景丰盈。

过去,大部分地区过半年,清早都在大门口挂红子(红布条),中午则给“痘疹娘娘”上供,还要向墙外抛撒果糖、硬币,祝愿种牛痘者健康。傍晚,将“红子”摘下,到寺庙焚香烧掉,至亲朋好友都带上烧饼、麻花前来探望,俗称“掉疙疸”。上世纪60年代随着“天花”的根除,无需再种牛痘,祭拜“痘疹娘娘”的风俗也随之消失了。

敬天祭祖过“半年”

*口述城事

四里山的早市儿

□贺馨谊

济南人直爽,这一点从地名就可以看得出来,四里山、五里沟、六里山、七里堡、八里洼、十六里河……均以距老城的距离而命名,言简而意赅。

四里山早年亦称“赤霞山”,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的烈士埋葬在这里后,四里山更名为“英雄山”。四里山周边植满了挺拔高大的杨树,是绝佳的“天然氧吧”。多少年来,这里人烟熙攘,一片热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四里山北端密林里自成了一片“早市儿”。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每逢周日,早上六七点钟这里便成了济南人聚集的地方,卖家以地摊为主,商品涉及花鸟鱼虫、笔墨纸砚、古玩旧书、日用商品、瓜果山货、针头线脑,无所不有。从四里山北坡至经十路粗壮的杨树遮荫蔽日,是人们休闲活动的好地方。这里商品繁多却井井有条,分为不同的片区。依稀记得东北边是小吃区,紧挨着小吃区往北是姥爷最爱的书摊,而我最爱的花鸟鱼虫小动物都聚集在树林西边一些地方,偶尔有些卖艺人也会聚集在那一带……有统计称,周日早市期间客流量能超过10万人,被称作全国最大的马路交易市场,当然这也无据可考了。

那些年,每逢天气舒适的周末,全家便相约去逛四里山早市儿。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地骑自行车出发,我们小孩子坐在车后座上兴奋得手舞足蹈。到达目的地,大人们把车子存放在英雄山(四里山)北门处,便兵分几路到小吃区吃早餐了。有的去喝豆汁儿粥、有的去吃豆腐脑,而我则坚定地跟着姥爷去喝鲜肉的“小馄饨”,当然小吃区还有豆浆油条、鸡蛋包、油旋、甜沫、羊汤、大米干饭把子肉等等济南特色早餐。

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之后发生了变化。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拉面”、“白吉馍”、“煎饼果子”等外地特色小吃陆续登陆济南,首先在四里山早市儿火爆了起来,现在济南有名的“亮亮拉面”便是那时候出现的,当时的拉面摊位前可是整个早市儿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早餐的品种越来越多,面对如此繁多的选项每次都让贪心的我犹豫不决,常常是一大早便吃了个肚儿圆,还贪心地看着惦记着下周来再吃点儿什么。当然好吃的早餐并不是早市儿对我的唯一诱惑,下一站是姥爷最爱的旧书摊。当然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直到后期出现了日本舶来的漫画才开始让我驻足看上一会儿,祈求妈妈给买上一本。当逛到最后部分也快到正午时分,而我总是蹲在贩卖小狗、小猫的地摊前拔不动脚。记得有次就是在这里跟大人们走失了,在呜呜地哭过两声之后,不顾一群陌生人的注视,我快速地跑到自行车旁,爬上姥爷的28飞鸽自行车后座等着一家人回来取车。

然而,这种快乐戛然而止,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改造,四里山早市被关闭了。后来建立起的代替早市的英雄山文化市场和小吃街近几年虽然每逢周末也颇有人气,但已难再现昔日的辉煌。过去的早市儿早已被新建的楼房、绿化带和健身广场所替代。时代在发展,那曾经喧嚣一时的早市也跟老济南的石板路一起一去不复返了。唯一不变的,只有路边的白杨树依然耸立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城市的变迁……